

德国新总理

施罗德

王建政 等 编著



SPD

时事文出版社



19 岁时的施罗德。



1980 年，施密特总理在波恩会见新议员施罗德。



1985 年与勃兰特在一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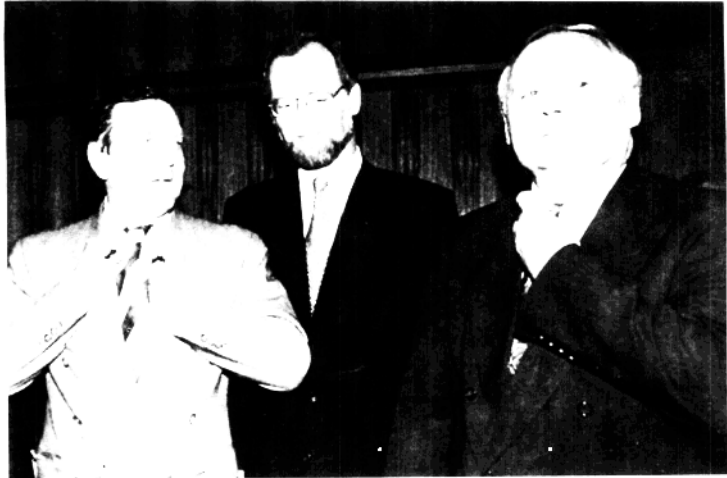
与母亲埃里卡在一起。



1992年与瑞典网球名将博格同场切磋球艺。



1996年夏与新婚妻子多丽丝在一起。



1994 年时的“三驾马车”。左起施罗德，沙尔平，拉方丹。



施罗德1998 年8月在柏林竞选总理（右为拉方丹）。

作者的话

在1998年9月27日的德国联邦议会大选中，坐了16年在野党冷板凳的社会民主党一举获胜，结束了基督教民主联盟、基督教社会联盟和自由民主党蝉联四届政府的联合执政地位。54岁的社民党政治家、下萨克森州总理格哈特·施罗德，取代68岁的基民盟老帅赫尔穆特·科尔，当选德国新总理。

施罗德是德国政坛颇有名望，但亦有争议的政治家。虽然褒贬不一，然而对他鲜明个性的评说，却几乎众口一辞。施罗德最引人注目之处，似乎可以归纳为三点：

其一是他的政治取向。施罗德出身贫寒，童年辛酸，从小受到心理创伤。少年时期，他常常大声疾呼“天下人应当有平等的机会”；青年时期，他公开宣称自己信仰马克思主义，并曾专程拜访古巴的卡斯特罗和东德的昂纳克。但在当选“青年社会主义者联合会”主席后，他却一改激进立场，为左翼势力“戴上嚼子”；当选州长后，他在全力改善“工人和低收入阶层”的就业和生活条件的同时，刻意改善与大众汽车公司等企业界巨子的关系，体现了新生代社民党政治家的务实特点。

其二是他的“叛逆精神”。施罗德是“第一个胆敢不系领带的联邦议员”，他曾为“红军团”恐怖分子充当辩护律师，他是党内“单打独斗的独行侠”。他与社民党主席拉方丹和社民党议会党团主席沙尔平构成的“三驾马

车”，时合时分，相互借重。他甚至与拉方丹一道，导演过党内史无前例的“宫廷政变”，导致前任党主席沙尔平退位。

其三是他的婚姻生活。施罗德曾经四度结婚，每次婚变都是由婚外恋所导致的。他的前两次婚姻总共持续了13年，他的第三次婚姻也持续了13年，他戏称自己“每过12年就得换一个妻子”。

颇有争议的政治家施罗德，居然击败执政16年的科尔总理，当上了德国跨世纪的新总理。他的政治经历和生活经历，他的工作风格和斗争风格，他的喜怒哀乐和言谈举止，想必会引起广大中国读者的兴趣。

受益于信息时代的诸多现代媒体，我们得以及时地掌握丰富的资料，适时地为广大读者奉献这部急就章。

感谢军事谊文出版社王启明社长、张丽副社长、编辑部徐强主任的全力支持。

感谢责任编辑金朝宗先生的认真斧削。

由于时间紧迫、水平有限，错谬在所难免，尚祈专家指正。

建 政

一九九八年九月二十七日

目 录

作者的话

第一章 辛酸童年	(1)
出生数天后父亲阵亡	(1)
母亲当了 40 年清洁工	(2)
母亲改嫁后添了三个弟妹	(3)
他的童年充满野性却又无忧无虑	(5)
他在足球场上赢得尊严	(7)
第二章 学生时代	(9)
上文科高中是富人子弟的事	(9)
中学毕业后当上了卖瓷器的零售商学徒	(10)
一个啤酒瓶盖改变了他的生活道路	(11)
他最终选择了社会民主党	(12)
青年团主席的马克思主义情结	(13)
终于迈进了大学的殿堂	(14)
格廷根青年团内初试锋芒	(16)
第三章 政坛新秀	(19)
当选“青年社会主义者联合会”全国主席	(19)
给左倾分子“戴上嚼子”	(20)
施罗德声明：“我是马克思主义者”	(21)
为“红军团”恐怖分子当辩护律师	(22)
青年团新任主席要求面见施密特总理	(24)
第四章 进军波恩	(28)
当选议员	(28)
“我要进总理府！”	(30)

	第一位胆敢不系领带的议员	(32)
	为党内造反派辩护	(33)
	反对美国的星球大战计划	(35)
	施密特政府寿终正寝	(36)
第五章	四度婚姻	(39)
	前两次婚姻持续了 13 年	(39)
	前任青年团主席娶了警察老婆	(40)
	新郎在第三次婚礼上收到了一顶中国 军帽	(42)
	希尔特露德相信自己能当联邦总理	(44)
	与希尔特露德共跳最后一曲华尔兹舞	(47)
	金发小女子多丽丝	(49)
	媒体轰炸引发玫瑰战争	(51)
	第三次婚姻也持续了 13 年	(54)
	“我每过 12 年就得换一个妻子”	(58)
第六章	杀回本州	(61)
	党内竞选首席候选人	(61)
	喝着一马克一杯的啤酒发动群众	(65)
	拒绝与绿党联盟铸就历史性错误	(67)
	拜会古巴卡斯特罗和东德昂纳克	(69)
	在州议会选举中以一票之差败下阵来	(72)
第七章	当选州长	(77)
	冷板凳终于坐热了	(77)
	柏林墙倒塌带来了历史性机会	(79)
	红绿联盟背后的争夺与妥协	(82)
	施罗德与拉方丹并肩反对“国家条约”	(85)
	新总理成了大众汽车公司的脊梁骨	(88)
	他为奔驰汽车公司开辟通道	(90)

	卷入修改避难权的公开争论	(93)
	第二次当选州总理	(95)
第八章	竞选党魁	(98)
	枪打出头鸟	(98)
	在党内领导层寡不敌众	(101)
	他比沙尔平少了 3.5 万张选票	(104)
	施罗德性格面面观	(107)
	“我看每部爱情片都会落泪”	(109)
第九章	三驾马车	(112)
	下萨克森州竞选胜利后得陇望蜀	(112)
	社民党在总统大选中失利	(114)
	他力主与前东德统一社会党的后身	
	民社党合作	(116)
	沙尔平请施罗德拉帮套	(118)
	三驾马车步调不一	(120)
	社民党在联邦议会大选中再度失利	(122)
	施罗德与沙尔平主席分道扬镳	(123)
	施罗德与拉方丹走到了一起	(126)
	沙尔平毅然清理门户	(129)
	施罗德与拉方丹策划了“宫廷政变”	(132)
第十章	最后冲刺	(136)
	“双驾马车”达成君子协议	(136)
	施罗德单独向媒介发起攻势	(137)
	他把英国新首相布莱尔视为楷模	(139)
	汉诺威党代会上剑拔弩张	(142)
	州议会大选的结果把他推上了总理	
	候选人宝座	(146)
	大选前景扑朔迷离	(149)

德国新总理呼之欲出	(151)
附件一 劳动、革新与公正	(155)
——社民党 1998 年联邦议会大选竞选 纲领	(155)
附件二 社民党对德美关系和对外政策的宣示	(200)
——施罗德在华盛顿乔治顿大学的演讲	(200)
附件三 施罗德个人档案	(211)

第一章 辛酸童年

出生数天后父亲阵亡

1944年4月7日,星期五。格哈特·弗里茨·库尔特·施罗德出生于德国北威州一个名叫莫森贝格的小村庄里。那一天正是耶稣受难日,决定了他辛酸的童年。

母亲埃里卡·施罗德在自家农舍的小阁楼里生下格尔德(母亲对他的昵称)时,父亲正远在苏联作战。家中还有一个5岁的姐姐,名叫贡希尔德,姐弟俩同属白羊座。穷困潦倒的母亲独自抚养一对儿女,含辛茹苦,天天盼望战争早日结束,盼望丈夫早日见到自己的儿子。

然而,望眼欲穿的母亲等到的只是一张帝国国防军的通知单:二等兵弗里茨·施罗德随部队向德国撤退途中,为德意志帝国领袖、人民和祖国而壮烈献身于罗马尼亚境内。时间大约是1944年4月10日或11日,至今也无从知道确切的时间和地点。

父亲的遗体永远地留在了罗马尼亚。施罗德从来没有寻找过父亲的坟墓。他对父亲的了解很少,只知道他来自莱比锡,入伍前在集市上帮人打工。他对父亲的唯一印象是一张模糊的照片。泛黄的照片上,年轻的父亲和母亲手挽着手,幸福地微笑着。母亲常常长时间地端详着这张照片,嘴里念叨着:“他对我很好,他对我很好……”

男人们在残酷的战争中死去了,给寡妇们留下的是年幼的孩子、荒芜的田园和战争的废墟。施罗德家同千千万万德国家庭一样,眼前是一条看不到光明的漫漫长路。在最困难的时候,施罗德

的奶奶给了全家唯一的支持。这位坚强的老妇人,把失去儿子的痛苦深深地埋在心里,默默地照料一对孙儿孙女。她 70 岁时曾摔成颅骨骨折,在医院里刚刚住了十天,就悄悄地跑回家照料家务。奶奶一直活到了 94 岁。

母亲当了 40 年清洁工

战后的饥荒时期,施罗德一家住在一个临时搭建的收容所里。施罗德回忆说:“临时棚屋建在一个足球场旁。每当球踢到外墙上,就会把房内墙上的煤油灯震落下来。然而,近水楼台先得月,我在这样的环境里很早就开始玩足球,而且学得很快,踢得也不赖。”

离开收容所后,施罗德一家搬进了一所摇摇欲坠的旧工棚。姐弟俩戏称这里是“摇晃别墅”,刚刚搬进去就纠缠着母亲要求搬走。以后的几年内,一家人搬了又搬,但总也住不上好房子。母亲没有钱付高房租。为了让东家降低房租,并且挣一点可怜的工钱,孩子们帮东家收过庄稼,养过猪。家里只有一间卧室烧火取暖,一家人只能在这间房内放一只铝盆,每周洗一次澡。孩子们上学后,就可以像所有穷人家的孩子那样在学校的澡塘里洗澡了。

母亲每天要工作 14~16 个小时。她既要去当清洁小时工,还要去工厂干活,靠微薄的收入维持全家人的生计。每天清晨 5 时,她第一个起床,6 时叫醒两个孩子,然后做早饭,准备好孩子们在学校吃的面包。6 点 30 分必须出门,因为 7 时她必须赶到驻莱姆戈的英国占领军兵营,为英军打扫卫生。到最近的公共车站,她也要步行 3 公里。如今,施罗德每每提起此事便黯然神伤:“如果要为经历过战争痛苦的那一代人树立纪念碑,我的母亲理应受之无愧。”

家里的收入常常入不敷出,施罗德夫人只好求人家赊账,等有

了钱再去还账。为了让孩子们每周至少能吃上一顿肉，祖母不得不舍着老脸去当梁上君子。她常常带着孙儿孙女，推着一辆婴儿车来到临近的许特马尔小镇，沿街串巷，看见哪家窗口正在晾晒熏肉，就猛地一抽，将猎物闪电般地塞进婴儿车。食不果腹，何言廉耻？法律毕竟没有温饱重要。

又是这样的一天。家中断炊，没有肉，也没有钱。法警再一次堵在门口。母亲，这位意志何等坚强的女人，此刻不禁抱头痛哭。施罗德把母亲揽在怀里，轻轻拍着她的肩膀安慰着：“别着急，妈妈，总有一天我会开着奔驰车来接你的！”

40年后，终于等到了这一天。下萨克森州代总理施罗德，开着银灰色的奔驰车，从帕德博恩一套三居室公寓里把母亲接走，来到当地一家十分体面的“鹿跳饭店”，为这位老妇人庆祝80岁生日。这是儿子献给母亲的最佳生日礼物。

母亲激动万分。当了40年的清洁女工，70岁时仍在两位老妇人家里当小时工，如今母随子荣，州总理的母亲成为众星捧月的中心，得到了众多贵客的热情问候与祝寿。饭店经理忙前忙后形影不离，惟恐开罪于本州第一号老寿星。

当施罗德回忆起这场寿宴时，他若有所思地说：“母亲很满意，那是对她一生痛苦经历的补偿。”

母亲改嫁后添了三个弟妹

1947年，埃里卡·施罗德改嫁邻村的穷汉子保尔·福塞勒，并改了夫姓。格哈特和姐姐贡希尔德保留了生父的姓氏。

福塞勒夫妇共生了3个孩子：弟弟洛塔出生于1947年4月5日，大妹海德罗泽出生于1950年3月21日，小妹伊尔莎出生于1954年12月22日。

如今，姐姐与母亲住在帕德博恩。她们母女俩曾经多年生活

在汉堡，姐姐在火车站附近的一个书报亭工作。回到帕德博恩后，找不到任何一家书店或报亭工作，她只好到一家赌场当监场员。不过她很满足：“只要有工作就行。”

小妹伊尔莎也住在帕德博恩。她在一家专为盲人与聋哑人开办的特殊学校里任教；弟弟洛塔曾在一家计算机企业里供职，1996年初汇入了失业大军；妹妹海德罗泽是一名会计。

施罗德与这些新弟妹的关系很好，但跟继父的关系不大融洽。他回忆道：“我的继父是一个极其敏感的人，他喜欢想入非非，对什么都感兴趣，甚至包括政治。他晚上经常收听柏林的卡巴莱剧，尤其是沃尔夫冈·格鲁纳的《海岛居民》，但因为生病他没有机会实现演戏的梦想。”

施罗德的继父身患肺结核。1954年起，他在莱姆戈的肺病康复疗养院度过了大部分时光。到了夏天，肺结核病情不再具有传染性时，他才能回到家里小住。一旦天气变冷，病情就会复发，他会咳得很厉害，而且高烧不退，于是只得重返疗养院。当时没有人愿意去想，每一次分手都可能是永别。

只要得闲，福塞勒夫人就会去看望生病的丈夫，但总是呆不了多久，她必须照看5个孩子。继父不得不忍受着这种若即若离的家庭关系。

继父被送进疗养院之后，长子格哈特成为家里最年长的男人，很快担当起了父亲的角色。他对弟妹十分严厉，经常训斥他们。当他发现15岁的妹妹海德罗泽已经有了固定的男朋友后，怒火中烧，一心要教训教训这个大胆早恋的妹妹。有一天他在村子里撞见妹妹跟男朋友约会，于是逼迫她当街跪下，狠狠地揍了她一顿。

海德罗泽对这种往事并没有淡忘。她在回忆中不无抱怨地说：“格哈特在家里很少干家务，他就会指挥别人干。”但是，她承认哥哥也时常表现出兄长的责任心。18岁那年，她想去瑞士找一份服务生的工作，但不知道该怎样联系，哥哥花了几天时间，帮她查

出了卢塞恩职业介绍中心的地址，并为妹妹填好了表格。半年后，她如愿去了瑞士，并在那里呆了一年半。她很感激哥哥在关键时刻伸出援手：“我在那段时间里学会了很多东西。”

作为家里的大男人，格哈特不得不时常面对那些前来替债主收账的乡村法警。他要努力让法警明白，家里确实已经没有什么值钱的长物可以抵债了。这不用刻意撒谎，因为屋中早就几乎家徒四壁了。

尽管一家人穷得叮当响，母亲还是尽力满足孩子们的学习需求，希望孩子们能够有朝一日出人头地。50年代有很多流动推销商，他们摸清了福塞勒夫人的心思，在她那里推销了不少商品。有一次，一个商人提着一台打字机上门推销，用如簧之舌极力使她相信，这家什对孩子的学业是何等的重要和必要，母亲终于被说动了。虽然她非常清楚，家里根本没有实力购买这样“奢侈”的学习用品，但她还是毅然签下了分期付款的合同。每当付款期快到时，她就披星戴月地去干额外的清洁工作。然而，收入毕竟太微薄了，实在不够还债，最终还是被法警拿走了那台打字机。

格哈特·施罗德自15岁上就学会了跟推销商和债主打交道，他把脸儿一抹，用刚刚变音的粗嗓子一顿呵斥，把他们统统挡在门外。久而久之，这些人果然不敢再进门了。

他的童年充满野性却又无忧无虑

施罗德的少年时代没有受到小资产阶级教育的压力。与同龄人相比，他有更多的自由、更少的规矩。施罗德的一个儿时密友曾经回忆说：“他的少年时代十分放纵且充满野性，但又无忧无虑。”

孩提时，施罗德经常玩弄自制的小木枪与印地安弓箭。后来，人猿泰山卡赞成为他的新偶像。在一片松树林里，他和小伙伴们吊着粗绳子，在树梢上荡来荡去，结果被护林人发现，强扭着胳膊

押送回家。施罗德以为这下子要挨一顿毒打了。然而，母亲并没有打他，只是要求他围着桌子跑步。儿子刚跑了3圈，她也在后面跟着跑，后来跑不动了，忍不住笑起来，事情就这样解决了。

有一阵子，施罗德总是一个人把自己关在家里，用硬纸板鼓捣什么玩具。一天清晨，他突然失踪了，惊动了全村人到处找他。晚上天已经擦黑，他才得意洋洋地回家。原来，他抱着自己手工做的潜艇模型，居然跑到几里路外的高速公路旁，翘着大拇指，搭乘过路汽车去了大城市汉诺威，兜售他的“工艺品”。结果有一家中餐馆的华人老板起了怜悯之心，买下了这艘潜艇，还留他吃了一顿饭。买卖成交后，他又搭车回家，一分钱路费也没有花。此时的他，刚满12岁。

几周后，邻居大妈跑来向他母亲告状，说施罗德领着一群半大的捣蛋鬼，骑着自行车把她家的花园压得一塌糊涂。事后查明，施罗德把邻家花园“租”给小伙伴们当练车场，代价是大家一起帮他到菜地里干活，因为这些活本该是他自己干的。

说起菜地，还有一些辛酸的故事。施罗德很早就开始出外干活了，为的是自己挣钱买小足球、溜冰鞋等玩具。他回忆说：“如果我想买什么东西了，就到地里给萝卜间苗，每小时工钱50分尼。”在附近农民的田地里，他必须把数百颗小萝卜拔出来，使那些较大的萝卜有足够的地方继续生长。半天下来，累得腰酸腿疼，才能挣到2马克，真正是来之不易的辛苦钱。

13岁时，他偷着学会了开拖拉机。于是，他就可以跟大孩子们一道，到土豆地里挖土豆，开着拖拉机运土豆。出外挣来的钱自己可以留下。施罗德至今仍然引以为荣：“尽管当时我们的物质条件十分有限，但我们什么都不缺。”

14岁时，施罗德仍旧那样淘气。一天早晨，他挥着一把斧子，在大门前乱砍乱砸。当大人闻声赶来时，他已经砍倒一排篱笆和两根交通标志杆，还把邮差的自行车砸坏了。当母亲气呼呼地质